

◎长篇小说

股市套中套

Woman Private Investor

女散



□ 纸裁缝 著

◎长篇小说

股市套中套

Woman Private Investor

女散

□ 纸裁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散户 / 纸裁缝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229-00203-9

I. 女… II. 纸…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8572 号

女散户

NV SAN HU

纸裁缝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闫超

封面设计:  布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90千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 第一部分 /

股票必胜法，贪心输钱赢，输血不输钱，人人去输血，杀人不刮风，下雨去离岛，离家喝牛奶，见人领遗产，出狱嫌钱腥，快乐无人格，出家无工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矣！

——电视剧《大时代》

◇ 第一章 牛吼 / 02

劳心费神了一整天，郭越不算手续费，套了三分钱。

◇ 第二章 全民皆股 / 08

施哲临走前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告诉司路雨，就是她回来了，也别回来了。

◇ 第三章 失踪的高手 / 14

常警察点了点头，又问：“当时你们有没有发现司路雨有什么异常？”

◇ 第四章 科票 / 22

深沪两市一千几百只股票，为什么偏偏买的是同一只？

◇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 / 31

韩局长看着常笑宇把手中的烟头掐灭，问道：“常笑宇，这个事儿你打算咋办？”

◇ 第六章 小人是君子的师傅 / 40

想到这儿，郭越打开 QQ 给“那谁”发了一个信息：“我要跟你学做股票！”

◇ 第七章 不会卖怎么会买 / 49

“卖。我要你明天把手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包括杭萧钢材。”

◇ 第八章 卖了之后是休息 / 60

郭越一直看到成交回报显示所有的股票都已成交，这才打开 QQ 向“那谁”发信息道：“卖了。”

◇ 第九章 纸是包不住火的 / 69

可是肥胖的孙姐当时就变了脸色——她在司路雨的床上发现了一件红衣服。

◇ 第十章 等待 / 77

郭越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热乎乎的，似乎真有点儿肿。

/ 第二部分 /

星期二我还是天线宝宝

星期三就变成蜡笔小新

星期四我是咸蛋超人

星期五我遇见小熊维尼

星期六好不容易变回自己

星期天他们出了一个消息

于是我遭遇了黑色星期一

◇ 第十一章 屠牛 / 88

郭越打开 QQ 给“那谁”发了一个信息：“杭萧钢材已经跌到 28 元以下，要不要再次买入？”

◇ 第十二章 崩盘 / 99

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王红娟穿着睡衣，头发蓬乱，脸色灰败地出现在门口。通过半敞的房门，可以看到她房间里的电脑开着。

◇ 第十三章 绿灾 / 109

黄花湖 2007 岁这年的 5 月，它来了例假。不过它的月经不是红色的，而是绿色的。

◇ 第十四章 癔症 / 117

小马被他笑得汗毛倒竖，他捅了捅常笑宇，趴在他耳边小声说：“这小子不是疯了吧？”

◇ 第十五章 半夜鸡叫 / 127

她头发蓬乱，脸色灰败地对着站在门外紧张得不知所措的人们说：“崩盘了！”

◇ 第十六章 套你没商量 / 136

眼看着一家人不欢而散，郭越小声地问郭爽：“大姐到底亏了多少钱啊？”

◇ 第十七章 变脸 / 145

所有人的情绪已经从失望向绝望发展，很多人都准备不管明天开盘什么价，都要把手中的股票出掉了。

◇ 第十八章 恐惧与贪婪 / 154

郭延听见老康这么说，连哭都不会哭了，就瞪直眼睛盯着他。郭延心中最后的一丝支撑倒塌了。

◇ 第十九章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 163

郭越并不理睬郭延的承诺，只是问道：“姐，你是不是跟我借了钱，还要拿去炒股票？”

◇ 第二十章 代价 / 173

你是一个身高一米六八，模样标致的阴道，他是个掌握股市奥秘，貌似有着雄厚财富背景的睾丸。当精液可以贩卖的时候，阴道也一样可以贩卖。

/ 第三部分 /

我在你的世界之外。你以为你在和我说话，一行行字打出来，你问我答就是交流了？实际上不是。

我在你的世界之外。就像雨天窗外的雨点，你在外面敲窗户，我在里面敲窗户，你以为你就进来了吗？没有。我既没有想要你进来，也没有容许你进来，只不过是无聊，跟你玩玩敲窗户的游戏罢了。

◇ 第二十一章 互通有无 / 178

“你很伟大呀你，”男人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愤怒，他压在郭越身上，几下子把郭越的内裤扯了下来，“为了你姐姐，你什么都愿意做是不是？！”

◇ 第二十二章 玩弄 / 187

“那谁”凌厉地打断了她的话头：“那你还是为钱来的？为钱来的就是卖的，你还是鸡！”

◇ 第二十三章 局 / 197

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奇迹”。

◇ 第二十四章 我爱你？ / 206

郭越低垂着眼睛，望着地面一动不动。“那谁”却站起来，很快地脱掉裤子，直直地站在郭越面前，继续命令道：“你自己把裤子脱下来，我不想强奸你。”

◇ 第二十五章 交换 / 215

这个男人带给她的耻辱和从小到大所有男人带给她的耻辱都还没有解决，她不甘心就这样完了。

◇ 第二十六章 因果 / 224

郭越听到“这条命在你手心里攥着”这句话，猛然想到了大姐郭延，不由得心里咯噔了一下，过了好半天才艰难地说：“明白。”

◇ 第二十七章 秘密 / 233

这会儿，郭越可真是连大脑都停滞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随口编的一个瞎话，竟然会引出这样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来。

◇ 第二十八章 穷追不舍 / 242

“好，回家。”郭越竟然回过头来向她笑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向后一仰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 第二十九章 家变 / 251

郭越本来以为万事冥冥之中必有定数：郭延挪用公款炒股是定数，自己遇到“那谁”在股市发财是定数，股票高手司路雨死了是定数，自己被同事当成疯子也是一个定数了。

◇ 第三十章 大错 / 260

郭越的手臂都已经被他攥得麻木了，这个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把手伸进背包里，就把刀拿了出来，哆哆嗦嗦地举起来，就向“那谁”冲去。

添足：日光底下，并无新事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地却是永远长存。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
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得。

第一部分

股票必胜法，贪心输钱赢，输血不输钱，人人去输血，
杀人不刮风，下雨去离岛，离家喝牛奶，见人领遗产，出狱
嫌钱腥，快乐无人格，出家无工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矣！

——电视剧《大时代》

第一章 牛吼

“买吧。”

“不敢。”

“为什么不敢？”

“都 17 个涨停板啦，”郭越把 K 线图放大，“原来刚 4 块钱，现在 16 块多了。”

“你想不想赚钱？”

“想。”

“那就别管什么价，只管买。”

“不行啊。现在报纸都说它的合同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么 100 个亿。网上还传闻证监会已经对这个股票立案调查了，说有人涉嫌内幕交易，操纵股价。”

“富贵险中求。有我呢，你怕啥？”

“明天我再看看吧。晚安。”

黄花湖 2007 岁这年 5 月的一天，周遭世界看起来很平静，没有波动的迹象。

早晨 9 点，天还处在刚睡醒后迷迷糊糊的状态。

风不动，云不动，太阳躲在云霭后面，世界都懒散了。

黄花湖边一座绵延着繁复雕花铁栅栏的院落里，如茵的绿草，欧陆风格的别墅建筑，红顶白墙的牛舍，时而缓步而行的纯种公牛……搭配上美丽的黄花湖作为背景，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纯净、悠闲、安逸，充满了梦幻色彩，仿佛连人

的灵魂都会被这环境净化到不沾烟火气了。

郭越去卫生间打了桶水，拖了地，擦干净桌子，又跑到茶水间打了壶开水，泡上菊花茶，然后安安心心坐在椅子上，准备看盘。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在泡完菊花茶的那一刻起，她已经完成了这一天的分内工作。

“时间、时间，最后还是时间，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这句话是一个ID叫“那谁”的人说的。网上有那么多ID，每天说那么多的话，炒股票的，不炒股票的，郭越偏偏看到了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记住了。

郭越觉得这句话很奥妙，有一种不可言说的魅力，近乎于哲学的至高境界以及真理的绝对内核。好像从郭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这句话开始，不，是在读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ing的状态下，这句话便射出不可抗拒的魔力，直入郭越的心底，并且又折射到郭越的行为上，成为她无论在股票市场还是在这个市场外的首要行为规范。

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在自己的时间要做自己的事。郭越自己的事就是不迟到不旷工，义务加班流连忘返地去炒股票。

9点30分，郭越的神情专注起来。

窗外，时而传来公牛们悠长、亢奋、同时又颇具苦闷意味的吼声，郭越却充耳不闻。对她来说，院子里那些身躯庞大、能走会动的活物们，远没有眼前的“牛”市有魅力。现在，所有人都是高手了。套牢盘全部解放，这个市场里头已经没有人赔钱。百元股票都没有什么稀奇，星期六的酒楼人满为患，每个人都乐呵呵的。虽然管理层已经发出了要加强股民风险教育的通知，报纸上也整天都在提醒“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属于不同电视台的主持人都在语重心长地告诉大伙儿：连卖茶叶蛋的大妈都入市的时候，就是市场下跌的时候……人们却依然热衷于谈论他们的某个神秘表亲——他高高在上，预知一切，对于某只股票在未来的价格变化成竹在胸。

仅仅能够提供50%利润预期的表亲已经不被赞赏。他说出来的话将会像石头一样，直接沉到黄花湖的水底。一个表现良好的表亲，必须要提供一个最起码翻两番、三番的股票，才值得人们面容肃穆而又得意地在陌生人面前频频提起。当然，这些表亲个个都不负众望，虽然还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是他们神秘的小手在推动大盘一路高歌猛进的，但上证综合指数上升到4000点已经从不可想象变成为

事实。

所有预言大盘爬不上 3000 点的股评家们都开始悄悄地藏匿起自己，以避免他人的嘲笑，剩下的则是这些神奇的表亲们。他们把证券市场当成了嘉年华会，一次免费的丰盛大餐，他们将未来的目标定在了 10000 点以上，并且热切地邀请他人的参与。

到了 5 月，深沪两地市场的开户总数已经接近 1 亿。每天在证券公司营业部排队等待开户的队伍，已经从大厅里面绵延到门口的大街上，而且拿到的只不过是一个预约开户的号码。炒股终于成为全民的狂欢。

郭越虽然没有这么神奇的表亲，但是凭着改变现状的勇气，还是在春节前把自己的奖金和积蓄全部投入到了股票市场里。现在郭越的股票已经有了超过一倍的收益，这种对勇敢的奖赏，令郭越非常满意。

炒股票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但是首先会改变一个人的人心。这句话是我说的，你一定要记住。

股票即时行情软件上，郭越手里的几只股票涨得还不错。郭越翻了翻她知道的其他同事的几只股票，也都是红的，在五秒钟 K 线图上拉出一根根喜气洋洋的小柱子。但是昨天晚上“那谁”推荐的杭萧钢材既没有像郭越所估计的那样涨停，也没有出现买入的机会——杭萧钢材停盘了。

十点钟的时候，“那谁”上线了。

“女人，我知道你在。”一个对话框跳了出来。

“是啊，你法眼万千，什么都能看到。”郭越矜持地回复道。她的 QQ 一直都是隐身状态下。

“少啰嗦，我时间有限。你现在手里还有其他股票么？”

“有。”

“全部出掉，十点半的时候满仓杭萧钢材。”

“我现在手上拿的票都涨得挺好的，为什么要出掉？”

“听我的，你先出掉，然后再全部买这个股票，先赚上一票。我可以保证。至于卖掉的那些，你不用担心，你以后可以用比现在低的价格再买回来。”

“留两个行吗？”

“不行。像你这样，东买一个西买一个，是不会赚到钱的。”

就像很多刚进入股市的新股民一样，郭越用手里有限的资金买了好几只不同的股票，什么蓝筹股、概念股，绩优、股差、st一应俱全，每样都是两手三手，舍了哪个都觉得可惜，每天涨个两三点就心满意足。

郭越虽然也自觉这样的做法不对，可是要她卖掉手里所有的股票，就等于割了她的心头肉一般。“那谁”却还要她拿着所有的钱去买那个声名狼藉、人人喊打的杭萧钢材，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郭越知道“那谁”在对股票走势的判断和操作上都堪称高手，又耐不住“那谁”的一番催促，但还是压制住心里那股抛开一切、冒险一搏的冲动，预备静观其变。

“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郭越心想，我别的股票先不出，用剩下的钱买，总可以了吧？

十点半转眼就到，杭萧钢材以涨停价开盘，郭越对“那谁”有些失望。如果自己真的卖了所有的股票，恐怕今天只能让那些钱躺在资金账户里，看着别人涨了。

“那谁”信誓旦旦地让她在十点半买入这只股票，可是现在涨停价上面堆积的七百多万股买盘，她一个“小散”根本就没有可能买得进去。

郭越不满地打出一行字：“封得这么死，怎么可能买得到？”

过了一会儿，那人回复道：“放心，一会儿涨停就打开。”

“除非你是杭萧钢材的庄。”

“我不是。”

“要么你是鬼。”

“鬼不在白天出来。”

“哈哈，不可能，”郭越在对话框里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要不然，就没有白日见鬼这一说了。”

“少啰嗦，卖了吗？”

“卖了。”郭越撒了个谎。

“撒谎。”

“没有，真的卖了。”

被人直接指出来是撒谎，郭越难免有点儿脸红。但是转念一想，“那谁”也只不过是猜测，他又不是鬼，能看到自己的账户，只要自己不承认是在撒谎，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会后悔的。这笔账我先替你记着。”

“什么账？”郭越觉得“那谁”这样说话有点儿做作。

虽然我觉得你是高手，崇拜你，敬重你，但是你也不必这样说话吧！我的钱是我自己的，我愿意买什么是我自己的事情。就算是撒谎骗你，也不过是为了替你保存一下面子，你凭什么记我的仇？简直是莫名其妙。

可是郭越又不好开口得罪他，只好敷衍道：“哈哈，那你回头寄个账单给我。”

但是QQ那头却是一片沉默，不知道“那谁”是真的生气了，不肯再搭理郭越，还是“那谁”去忙了。

三分钟后，形势急变，即时行情软件上，卖方的位置上突然同时出现了两笔三百万股的卖盘，空方彪悍的力道瞬间就将积蓄的买盘吞吃而尽，涨停被砸开了，股价快速回落到涨幅的4%左右。

“可以买了。”

“那谁”又出现了。

郭越看了看盘面，发现此时从买一到买五，每个价位都堆积了超过二十万以上的买盘，股价在这样有力的支撑下又缓慢地回升。

郭越觉得，“那谁”指责自己撒谎之后就消失了，现在又再出现，有点儿装神弄鬼的味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道：“虽然我是新股民，但是我也知道，凡是在下面垫着大买盘的，都属于主力出货的一种方式。”

“那谁”仍然是那句老话：“可以买了。”

“我还是等等看吧，说不定一会儿还会有更低的价格。”

“随你。”

“那谁”又消失不见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堆积在买一和买五的大买盘突然间消失了，股价再次跳水，跌破了昨日的收盘价，杭萧钢材的价格瞬间翻绿了。

郭越暗自得意，道：“你看是不是跳水了？”

她得到的回答还是“可以买了”。

郭越心想，真是千年的老乌鸦，肉都烂了，就剩下那张嘴是硬的。错成这个样子，仍然不认错，还要我听你的，怎么可能呢？

都说股票市场上没有常胜的将军。正是因为那些高手太过固执，所以到后来

才满盘皆输，看来眼前这位就是活教材。郭越对“那谁”连理都懒得理了。眼看着上午收盘的时间就要到了，郭越干脆关掉 QQ，提早收拾东西，跑到食堂吃饭去了。

郭越吃饱喝足，又回宿舍睡了一小觉，一直到午盘开盘的时间才又回到办公室。

郭越刚一打开 QQ，“那谁”的留言就跳了上来。

“赶紧买。”

郭越看了看留言的时间，正好是杭萧钢材翻绿的那段时间。

郭越心想，都跌成那样了，你还要我买。如果到了跌停板，你是不是还要我借钱去买？

郭越一边想，一边随手在看盘软件上打开杭萧钢材的走势图，却发现就在自己关机吃饭的那会儿工夫，杭萧钢材的股价已经 V 型反转回去了，现在涨幅依然在 4%—5% 左右，而且又垫上了大量的买单。

郭越心里头稍微有一点儿后悔。也许刚才应该听“那谁”的，在绿盘的时候直接买进去，那样的话，现在就有 6% 左右的收入了。但是谁能保证空头不会再次发力，把股价再打下去呢？或许主力是在利用这样的手法吸引中小散户杀进来接盘，自己好趁机出货？

郭越甚至隐隐盼望杭萧钢材在下一秒钟就来一个大跳水，好让她有机会打击一下“那谁”的嚣张气焰。

但是郭越期待的跳水却一直没有发生。整个下午杭萧钢材的股价都维持在 4%—5% 的升幅左右反复震荡，过了两点半的时候，更是一个火箭发射，股价直冲涨停板。

看到这种情况，郭越不由得急了。想起“那谁”毕竟是比自己这种菜鸟不知道要强多少倍的高手，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去怀疑他呢？于是忙不迭地在涨停价的位置把自己账户里剩余的资金都买了进去。

可是，那个主力好像偏偏就缺郭越这点儿小钱，郭越这头刚刚买进去，那头涨停就再次打开了，一直到收盘以前也没有再次封死。

劳心费神了一整天，郭越不算手续费，套了三分钱。

第二章 全民皆股

第二天一早，杭萧钢材又是以涨停板开盘。看那意思，江湖上那些沸沸扬扬的传闻对它的股价竟然没有半分影响。

实际上，关于杭萧钢材合同造假的传闻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但是杭萧钢材站在风口浪尖上却屹立不倒，反倒让郭越摸不着头脑。也许是庄家自己放出风来，故布疑阵吓跑跟风盘？此时郭越再想向“那谁”讨教，却不能够了。

“那谁”仿佛石沉大海一般，任凭你敲破键盘，就是没有半点儿回应。

郭越心里开始怀疑“那谁”是生自己的气了。不过想想也没有理由啊？就算是自己昨天操作的时候总是违背他的意思，但是从今天的开盘来看，自己还是赚钱了，不过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那谁”为什么就不理睬自己了呢？

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郭越连忙迅速地打开桌面上的一个文档，装出一副聚精会神努力工作的样子。

上班时上网聊天炒股票，这样的事虽然人人都在干，却不能让人看见。

来找郭越的是生产科的副科长高娃。她是单位从内蒙古调来的专家，四十来岁，长得瘦而结实。眉眼细小，颧骨突出，一副典型的蒙古人长相。

高娃的普通话讲得很不好，再加上脾气简单憨直，来单位的时间也不长，所以人缘儿一般。女人们经常嘲笑她的颧骨和个子一样高，胸部又太小，戴上海绵胸罩会前后乱转。男人们嘴贫一点儿的干脆就当着她叫她“睾丸”。也不知道高娃是脾气太好或者普通话太坏还是其他什么的，反正听到了也从不生气。

“郭越，”高娃进了打字室，把一只手拄在门框上，用她那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一字一顿，但又很诚恳地说，“给我们帮个忙呗，司路雨又没来。”

高娃所在的生产科是流水作业，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了一个人就得找人顶上。

“行啊，你把司路雨的奖金发给我就没问题。”

郭越笑嘻嘻地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跟高娃开玩笑，实质上是传达了心里的不满：司路雨的奖金又不归我，凭什么我要替她呢？

高娃却在旁边实心实意地说：“我就是没那个权力。要是我，早就要你不要她了。”

郭越笑了笑没有搭话。这个高娃四十几岁的人了，还是想什么就说什么。

高娃一边看着郭越锁门，一边还在旁边自顾自地唠叨着：“一点儿组织纪律都没有，说不来就不来，连假都不请。”

郭越在一边暗笑，别看高娃讲起汉话来磕磕绊绊，这几句埋怨人的话却说得顺滑。

“这个我得问下我们领导。”郭越冷淡地回答。

高娃的面皮有些发红，不自然地说：“这个我问过你们主任了。要不然，哪能请动大小姐啊？！”

郭越无奈地跟着高娃来到生产科，换上白大褂，坐在司路雨的位置上，板着脸光干活不说话。其实她心里在惦记着她的股票。

生产科科长张东旭一边手里忙活着，一边笑嘻嘻地跟郭越搭讪：“大美女来啦？”

郭越瞪了张东旭一眼不吭声。

白丽娜在旁边接话说：“你这些天没来，我们科长都想你了。”

郭越回嘴说：“有你在，你们科长还用想别人？”

白丽娜笑嘻嘻地说：“俺可不行，没上到那个层次呀，俺们科长除了美女，别人都不想。”

“谁说的，”张东旭说，“就是我想你们，你们都不想我啊。”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郭越也跟着笑。

张东旭说：“这还差不多。刚才那小脸绷得跟冰块似的。”

郭越有点儿害臊地说：“我才没有呢。”

白丽娜突然大声笑了起来：“你有，还是没有，我们哪知道啊！”

生产科年纪最大的老大姐刘秀萍连忙制止白丽娜：“快别什么都说，人家郭

越还是小孩儿呢。”

“小什么孩儿呀，”白丽娜大大咧咧地说，“她妈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都不知道生第几个了。”

郭越的脸猛地沉了下来，手里的动作开始加重，碰得操作台哗啦响。

张东旭连忙把话题往旁边扯：“哎，这两天股票怎么样啊？”

王红娟说：“你关心什么呀，你又不买。”

“我不买，我老婆买呀。妈的，把我儿子上学的钱都押上了。”

刘秀萍又总结似的说：“这事儿你还得问司路雨。我们的股票都是跟着她买的，人家是高手。”

“大姐也炒呀？”郭越好奇地问。

“咋不炒？现在不是说全民炒股吗？缺了我一个咋叫全民？”

刘秀萍这句话又逗得一屋子人全笑了起来。

张东旭在旁边想了想，突然冒出来一句：“你们说，这司路雨是不是炒股票赚了钱，到哪玩儿去了吧？”

“那谁知道啊！”王红娟在旁边半是仰慕半是憧憬地说，“人家司路雨说了，等她赚够了，就背个小包周游列国去，让我们谁都找不着她。”

“让她老公也找不着？”

“哼，她正巴不得她老公找不着她呢！”白丽娜在旁边不屑地说。

“行了行了，好好的你们提司路雨她老公干吗！他……”

刘秀萍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听见操作室外面一声巨响，生产科的大门不知道被谁用力推开，撞到了墙上。

“这谁呀？”

白丽娜不满地放下手中的试管。大家都停下手头的工作，回头往操作间的门口张望。

生产科一向闲人免进。尤其是正在生产的时候，除了站长谁都不会来。站长“五一”前就出国了，这人推门又这么大的动静，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高娃说：“我出去看看。”

她的话音还没落，操作间的门已经被大力推开了，“嘭”的一声撞到门背后的洗手池上又弹回来，像只撞断了翅膀的蛾子般挣扎着摇晃了几下。直到门板停